

对很多新娘子来说，新婚之夜，多的是期盼和幸福的感觉，而我是个例外，望着睡在我身边的男人，我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：离开你是迟早的事！

【过去时】

●我是七四届的中学生，1975年从中学毕业后，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，我只能去上海的郊区务农。那年5月，在亲人担心、忧伤的目光以及小学生载歌载舞的欢呼声中，我和我的同学踏上了去崇明的轮船，去前进农场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”。

就要由学生变身为农民了，或许是对未来的恐惧吧，我周围的同学差不多都哭了，而我，则显得很平静。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么“革命”，跟你说吧，我早就期盼着离开我那缺少温暖的家了，农场虽然艰苦，但好歹那是一份工作，每月有十八元的工资，感觉从此以后，我就独立了，自由了！

跟你说说我的家庭，我的爸爸是运输公司的调度，妈妈是灯泡厂的工人，他们生养了我们四朵金花，我是老三。在我六岁那年，我妈妈罹患严重的肝硬化，半年后离我们远去。那时，我最大的姐姐十一岁，妈妈的离去，不但令我们悲痛欲绝，也让全家乱了方寸。两年后，爸爸打算再婚，之前他照我们说，我给你们找了个妈照顾这个家，你们要尊重她。

后妈是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嫁入我家的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感受到了她对自己孩子很关爱，对我们很冷淡和漠视。我大姐很懂事，性格也很好，看穿后妈后，她就担当起了“长女如母”的重任，关照我们听话，不要顶撞后妈，也不要和她的孩子吵闹，因为，这样会为难爸爸，也会让我们以后的日子更加难过。

我们住的是条件很差的本地私房，没有煤卫设备不说，连自来水都没有的，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给水站。我们很小的年龄，就在那里洗衣服、淘米、洗菜什么的，我大姐最辛苦，除了做这些，每天早上还要挑两桶水回来。即便这样，也感动不了后妈的心，对我们，后妈总是板着个脸，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我们，用尖刻的话刺激、伤害我们。

也许是性格使然，也许是环境造就人？自小失去母爱的我们相对于同龄人来说，比较成熟懂事，学生时代，我们都是老师、同学喜欢的班干部。当年去崇明农场报到，学校派了两个老师跟去“交接”，我是后来知道的，老师特地向连队领导推荐，说我想好，作风正派，文笔不错，字也写得好，是可以重点培养的好苗子。

后妈给了我太多的伤害和痛苦的回忆，也正是这样的逆境，造就了我坚韧、大度、自尊、自立的性格，也算是坏事带出了好结果。

几个月后，农场要在连队发展业余通讯员，领导推荐了我。跟你说呀，我虽然出身普通，但是受我大姐影响吧，我一直是很喜欢读书的，在那个文化被革命的年代，我偷偷摸摸地读了不少中外名著，这样的阅读，大大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，也让我爱上了写作。当了通讯员，我感觉有了用武之地，我用心观察生活、生产、劳作之余，把看到的人和事写成热情洋溢的通讯报道和小故事送去场报，呵呵，那个年代写东西，强调的是政治第一，革命第一，你懂的。

我的“特长”和勤奋，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了名气，（呵呵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会写点豆腐干文章就算是有特长的人才啦！哪像现在，会上网就会写文章，文笔好、文章出彩的人多如牛毛啦！）几乎每期的场报都有我的文章哦！

那会，白天工作再累，晚上也是要围在一起组织政治学习的。我们的连指导员就在大会上夸奖我，然后朗读我写的文章，后来，同事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“女秀才”。

因为我的努力加能力，连队党支部让我做了团支部委员。那会，把这看得老荣耀、老骄傲的哦！大田的劳作很辛苦，工作之余还要写稿，还要担起团支部的事务，现在想想，拿着十八元的赤膊工资，却要劳心、劳力十个小时，还心甘情愿哩。那时候的人真是太大公无私啦！点个赞吧！

话要说回来，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哦！我希望我这样的辛勤付出能结出善果——来日被推荐上大学，虽然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，但是我心里是一直这么想的。我们农场每年有十几、二十多个知青成为幸运的工农兵大学生呢！我就这么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着。

●我的良好表现引起了一个注意和好感，他就是我的初恋，钱沪生。

钱沪生在连队也是个吸人眼球的角色。二十多岁的他，长相俊朗，个子高高的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阳刚，很上进。他是连队的副连长，主管劳动生产。那时的干部强调思想好，劳动好，我们在大田劳作，有目共睹，他干得是又快又好，头头如此卖力，其他人也不大好意思偷懒了。

他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及劳动热情都收在我的眼底，后来我就写了三千字的人物报道《我们的好连长》送交场报，报社还派了脱产的记者来连队核实、润稿，这篇稿子后来发表在报纸的头版。

说实话，我是出于公心写这篇稿子的，没往其他方面想。可是，钱沪生这么想了。

那天我在食堂吃完晚饭正要回寝室，钱沪生过来对我说，待会你到连部来一下，我有事和你谈，今晚我值班。

我没往其他方面想，感觉人家是领导嘛，找我无外乎谈工作咯！

到了连部，他正坐在那用绒布蘸着牙膏擦拭手表，呵呵，你还记得七十年代很多人都有的这个动作吧？几十元、一百多元的国产手表宝贝得不得了，就好比现在80后的宝贝豪车。

见我进来，他边招呼边放下手表起身给我倒开水，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，他就问起了团支部的工作，我如实告知，他不时加以点评，貌似领导做指示，呵呵！接下来，他话锋一转，说，谢谢你写的那个稿子，现在，场领导也认得我了，上次场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，场长还点名表扬了我呢！我说，用不着谢我的，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成绩。他笑着说，我来农场后一直是这样表现的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哦！是你的这支笔杆子让上面认识了我。我笑说，这是应该的。

他又问我是什么中学毕业的？家在哪个区？我一一回答，然后问他同样的问题，我这才知道，我们都来自虹口区。

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交流，感觉还是蛮愉快的。

这以后，在大田劳动时，他时常会出现在我身旁，为我做掉些劳动指标，如此，我对他的好感增加了几分。

几个月后，他明确告诉我，我喜欢上你了，想和你谈恋爱。我第一反应就是，我年龄还小，而且，我还指望被推荐上大学呢！所以，我立刻红着脸拒绝，他问原因？说，我配不上你？我是党员干部哦！你懂的，那年头，这样的头衔是要加分的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组合II

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
口述/英子 文字整理/阿米

阴差阳错 一言难尽

我说，我年龄还小。他说，这是谈恋爱，又不是结婚。我们谈个几年，多多了解，够结婚年龄了再结婚嘛。大田的工作辛苦，你一个小姑娘硬扛也是吃不消的，有了这样的恋爱关系，我关照你，帮助你不好吗？我还是摇头拒绝。

面对我的拒绝，钱沪生不气馁，说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

我知道他的心思后，有意回避躲着他。我一次次告诫自己，不能谈恋爱，不能谈恋爱，我要好好表现，争取上大学！

那段时间，让我懂得了啥叫“锲而不舍？”钱沪生真会黏啊，即便看出我在回避他，依旧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主动接近我，帮助我。

不久，废除了推荐上大学的政策，恢复文革前凭文化考试进大学的制度。我参加了第一届高考，因为数理化英语不行，终以失败告终。哦，那年我们连队有七个人参加了高考，两人进了大学，一人进了中专。那年，我的大姐也从工厂考进了上海机械学院。

名落孙山本来就很难受，周围人的奚落、嘲讽如雪上加霜，让我心情差到了极点。那段日子对我来说黑暗、压抑，甚至还有过绝望。

我的危机成了钱沪生的转机。

他安慰我，帮我去食堂打饭，晚上陪我去田埂散步。说真的，人在低谷时，这样的关怀无疑是雪中送炭了。

待我情绪稍稍好转后，他再次向我表白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：考不进大学以后总还会有深造的机会，错过了好姻缘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！

我当时的答复是，我们好归好，但是明年我还是需要参加高考的，这个你要支持我。他同意了。

我们恋爱了，这是我的初恋，说实话，初恋给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，我在享受恋爱的同时，不忘复习高中课程，迎接高考。

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年的高考农场做了限制，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，场部感觉对农业生产影响太大，所以要求报名的考生先去场部参加筛选考试，过线的，才允许参加正式的高考。让我万分沮丧的是，我以九分之差与高考失之交臂。到了恢复高考的第三年，考生的水平、考卷的难度都大幅度的提高了，像我这样的文革毕业的中学生，与应届生相比，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。

山不转水转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国家出台了顶替政策，我幻想着接我爸爸的班，回到上海工作，然后考个电大、夜大什么的过过读书的瘾。

想不到的是，后妈抢先一步，命令我爸爸把这机会给她的儿子，不知道我爸爸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不顾及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提早退休，让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子顶替了他的工作。

这个时候，钱沪生已经办好了顶替手续，离开农场前，他拥着我说：“即便你回不了上海，我也要和你结婚。”我留着泪说：“要是我回不了上海，就独身一辈子。”他说：“不要瞎七搭八说话，我不会让你独身的。”

钱沪生是1980年回沪去港务局工作的，说真的，他对我是不错的，那时没有手机、互联网，维系我们感情联系的就是写信，他在信里告诉我他是如何的想我，又告诉我他在新单位的工作情况。每次探亲回上海，他总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，他的宁波籍的妈妈对我也是很友好，会烧不少好小菜招待我，等我回农场时，他又会买上糖果糕点，烧几个耐吃、耐储存的菜让我带上。

我曾经跟他提过多次分手，因为我感觉回上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我不想以这个低人一等的农民身份嫁给他，他每次都说，他不介意，他愿意等我。

这一等就是八年，八年，抗战都胜利了哦！

我是农场“拷浜”回上海的，什么是“拷浜”？就是一网打尽，所有没有结婚的知青统统由政府统一安排市区的工作，我被分去了公交公司。

总算回到了上海，好不高兴！可是，我的后妈不高兴，因为我回来就意味着要占家中的一席之地了，她觉得这是占了她的便宜，揩了她的油。我的高兴很快被现实消灭了。

钱沪生说，你在家里蹲的也不开心，我们结婚吧，嫁到我家你就开心啦！

我心里是犹豫的。钱沪生在农场的时候是多么要求上进的人啊，想不到，到港务局工作后，人就变了。单位看了他的档案材料，觉得他是可以栽培的苗子，找他谈话，让他当大组长，他居然拒绝了，讲给你听哦，当年包起帆搞那个技术革新小组的时候，邀请他参加的，他也拒绝了，要是跟着包起帆，凭他的能力，至少可以做到中层管理吧？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，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，在农场当干部当得太累了，所以就想做个普通老百姓。

我还发现，他喜欢上了打麻将，休息的时候就和弄堂里的人开打，这样的表现令我老失望的，嫁给这样的人，有什么幸福可言？

可是，我最终还是嫁给了他。为什么？最主要的是怕周围人的闲言碎语，人家会说，男的等了女的八年，女的回上海了，不和人家好了，缺德啊，再就是，我在娘家呆得实在不开心。

初恋时的美好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对很多新娘子来说，新婚之夜，多的是期盼和幸福的感觉，而我是个例外，望着睡在我身边的男人，我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：离开你是迟早的事！

他已经不是农场时的钱沪生，我不知道是他本来面目如此，还是被环境腐蚀的？反正，他变得平庸、不求上进，上班之外的时间，都给了喝酒、打麻将。不看书，不读报，这样的人做我的老公，真是冤死了！

我们是结婚十年后离婚的，那会儿子才九岁，正遇上他们家动迁，我带着儿子拿了间一室户走人。

●我没有再婚，独自一人把儿子抚养大。儿子和我感情很好，我在他面前从来不说钱沪生的不是，只说我们两人的观念不同，在一起生活不合适。我和钱沪生基本没什么来往，但是我鼓励儿子经常去看看自己的爹，儿子工作后，我关照他过年过节要拿着红包、礼物过去，这是儿子的本分。虽然是单亲家庭长大，但是我儿子的阳光、正派令周围“健全家庭”的爹妈羡慕不已。

曾经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我和儿子在这间一室户的蜗居里共同生活了十八年，去年，我那很有出息的儿子在安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，儿子说：“妈妈，其中一间房子是属于你的哦。”我听了很感动，眼睛立刻湿润了。

【现在时】

已经退休的英子拿着会计证书给两家企业打工，儿子已经有了未婚妻，准儿媳很讨英子喜欢，英子说：“等他们结婚有了孩子，我就正式退休，在家照顾他们啦！”